

## 山的寂寞

□ 李廷珍

放眼望去,那里除了山还是山,那里是除了陡坡还是陡坡,那里很少遇到人,那里偶尔有鸟飞过也悄无声息……感受着山风轻抚脸面的惬意,看着满目苍翠的树林,仿佛看到了群山中的羊群及牧归的农人。在这里,听到的是人们创造着庄严肃穆的乐曲,奏响人生的意义。看到的是陪伴我成长的大山,沉默浑厚,自信而又勇敢的大山,养育了静悄悄地行走在岁月之河中的我。

人的一生中,可能有一些心事以及悲伤,一些困惑和矛盾,会一直埋藏于心中,直至终老死去。独处时,耳旁喧闹异常,声画如屏,与众生聚,却形单影只,无人对话。

在那个叫做洪山的村子后面就是大箐。我想,大箐中应该掩藏着许多的神奇。但是,因为路途的遥远,道路的狭窄陡峭,长时间跋涉,只感到心跳加快,喘气吃力,嗓子干燥刺疼,眼睛眩晕,双腿发软和酸疼,全身无力(我们为了在夜幕降临前到达目的地,即使力气消耗殆尽,却还不停地往上攀爬,艰难缓慢地前行)。这时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忘记了,更无意

欣赏眼前的风景,置身山中却对山完全失去了知觉。

村子附近,不是应该满坡都是树的大山吗?然而,由于人们过度的砍伐,树不多了,东一片西一块地散落着,因为冬天的寒冷,霜露的摧折,有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枯死一般;有的叶子已蜕变成枯黄,无精打采地垂下;那还呈现点点绿意的树,绿得很暗,也缺少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树下的土湿漉漉的,就连空气也是潮湿的。

还有些许活力的是山涧的泉水,它流得那么自在,那么舒张,那么自信,好像去追赶什么,去奔赴一个聚会,在做一件大事,它就那么日日夜夜地流着,自自然然地流着,没有什么东西阻挡它,尽管有沉落沟底的巨石的阻挡,它还是拼命地顺着山势往前冲击,实在过不去了就从侧边绕过去。它就那么快活地,一路唱着歌流向远方。在沉寂得无法动弹的大山面前,泉水显得有点得意忘形,向山炫耀自己可以自由离去。

一座连着一座的山,从山头到山脚都被开垦成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田

地,有的地方被雨水冲塌,变成一个大大槽子,像在山的身上割了一道口子。庄稼早已收割,土被翻犁过来晾晒。因此,大山那黄色松驰的肌肤就暴露无遗了。有时见到几棵幸存下来的树孤立于田地边,还会看到几条黄牛、几只山羊、几头小猪懒洋洋地在啃田埂上枯败的野草。

半山腰散落着几户人家,远远望去,只见房屋和树木都有些朦朦胧胧地看不清,特别显眼的是屋顶上的几缕袅袅的炊烟。太阳渐渐西沉,似乎要与山尖相接,那不是离山近了,而是更远了,满山遍野洒满了夕阳的余辉,使得远处的更模糊,近处的还依稀可辨,太阳也要向山告别了,留给山的将是更加寂寥的黑夜。

山里人日子过得很苦,因而也会抱怨山的贫瘠,水的匮乏,路的艰险,但是,他们是离不开大山的,为了从山上汲取更多,他们又到更远的山管里去砍柴,牧羊和放牛。

人们称赞平原的肥沃和辽阔,海的美丽和壮观,城市的繁华和热闹,此时身处山中的我也感到了山的寂寞和无奈,而我——一个疲惫的行路人,虽

然身处山中,却由于自身的渺小,是无法让山感知的,而且我也知道我最终会离去,想来它也不屑我这样一个平常的过客的……这样想着,一阵冷风刮过,更让我感到了置身这孤寂山中的些许寒意。

说不清是因为什么,虽然感受到了大山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但还是觉得在那离精神家园中更美好,最珍贵,最神秘,最飘渺的东西很近很近,仿佛永远在一起。在人间跋涉是艰辛的,我常常感到劳累,但是这种感动永远和我在一起,给我许多快要遗忘或新鲜的柔情、力量和幻想,使我觉得人生依然美好,或许有些淡淡的苦味,但都会过去,于是,我又可以坚定地走下去了。岁月如歌,常常有个小小的声音在我的心底时不时悄悄地提醒我,你该到山中去,听一听大自然的声音,你该静一静,看看自己喜爱的书,理一理纷乱的情绪,我熟悉山里的每一寸泥土,我知道,那是透迤的山。山中有我悠远的美梦,所以,我总是对山有着一份虔诚的敬意,同时,也将永远和大山一起感受这份寂寞与孤独。

## 遇见“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

□ 杨茂芳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百年追梦“滇缅铁路”》,有幸拜谒目前还尚未开馆的“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被百年前胸怀大志、历经艰险、勘察设计“滇缅铁路”的铁路专家所感动,被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修筑“滇缅铁路”的建设者的伟大壮举所震撼。

参观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是2018年末一个细雨纷落的下午。这牛毛般纷纷扬扬的细雨,似乎是在为修筑滇缅铁路而长眠于孟定坝的孤魂而哭泣。征得市文物管理所同意,负责看管“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的孟定镇忙蚌村岩更给我开门。这是一位30岁、中等个子、微胖的傣族小伙,穿一身合身得体的迷彩服,颇有几分英俊威武的军人气质。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建在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忙蚌村滨河路边,也就是曾经的滇缅铁路孟定站。青色的仿砖砌墙体庄严肃穆,外观造型与某些火车站颇有几分相似。走进一楼展厅,活像从深邃的隧道里奔驰而来的火车模型汽笛轰鸣,启程时的鸣笛、行进中狂吼、进站停留时的残喘,模仿得淋漓尽致。展厅地下是钢化玻璃覆盖的铁轨,展厅两侧是修筑滇缅铁路实物展,有照片,

有实物,有雕塑。拾级而上,是二楼展厅。二楼展厅除了一部分久远的滇缅铁路建设时期文物展览外,更多的则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成就展。

博物馆以事件、时间变化为主线,用修筑滇缅铁路时的实物、场景、影视文字、图片等资料再现了全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争取修建滇缅铁路付出的努力,记录了近代以来滇西人民修筑滇缅铁路时艰难悲壮的场景。滇缅铁路,铭刻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共同追求。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命运而上下求索、救国图强的奋争精神,薪火世代相传。注目一张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一件件不可思议的实物,仿佛听到了密林深处的锄声、锤声、炮声、夯土声和马帮铃声。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展现的是惊天动地鬼神的奋力拼搏精神,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坚贞不渝的科学精神。30万筑路民工,与严寒酷暑拼搏,与瘴病病魔拼搏,与缺粮断炊拼搏,挺起大山一般的脊梁,硬是靠肩挑手挖,在悬崖绝壁的澜沧江畔,在密林封裹的南汀河岸,修筑了滇缅铁路。

## 桃花山里桃花庄

□ 沧江鱼

年的气息还未完全散去,春风便迫不及待地吹醒了村庄,短短几天,老家屋后那片原本光秃秃的桃树林、李子树、梨树林忽然变了颜色,深红的、粉红的、雪白的……一股脑儿爬满枝头。

“桃花开了,这几天多准备点食材,山庄旺季要到了。”母亲兴奋不已,像个小孩,出出进进都在反复叮嘱。

老家屋后有近三亩的山地,属于父母的产权地。记事起,父母就一直守着这块地,春播玉米秋种麦、地脚开荒栽白菜,辛苦耕耘,供养着一家人的口粮。在这块地的呵护下,我们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发挥得淋漓尽致,熬过了吃完上顿找下顿的艰苦时光。后来,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百货商店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个角落,大家都不再为吃的用的发愁了,我们弟兄三个也长大成人走上了工作岗位。父母亲逐渐放下了锄头镰刀,合计着实施“林间套种”模式,把三亩地都种上茶树,茶树间隙又栽上了桃树、李子树、梨树。

采茶、赏花、摘桃子李子,老家的生活节奏简单内容却丰富多彩。去年,退伍回来的老二兄弟,别出心裁地在桃树、李子树、梨树里建起防腐木做的半开放式亭阁,旋回环绕的廊台,以山就势建了个农家乐山庄,起名“花果山庄”。茂盛的茶园林海,五彩的桃花梨花,别致的亭台楼阁,清新浓郁的乡村气息,“花果山庄”给老家村子营造了一道别样的风情,成为周边村镇以及县城居民休闲养性、山野逐趣的好去处。

诚如母亲所说,桃花、梨花、李子花才探出娇嫩的头颅,殷红、粉红、雪白的花瓣正酝酿着笑脸,鹅黄纤弱的丝蕊还带着惺忪的睡意,一群群喜欢踏青的青年男女,匆匆地遇,在惊艳的时光中我彻底沦陷,时光在那一刹那安谧得停止了游移,轻柔得如真空一般静寂无声。

如今,星移斗转,瑶月潜形,花朵凋散,子君已去另一个不可知世界多年,我常常想起她,内心溢满感伤,还有心头徘徊不去的那缕暗香,久久地,我伫立沉思。真诚、友善、包容,将一番热忱、一腔挚爱无声倾注,亦如这冰魂雪魄的寒梅,将暗香流溢在天地之间,渲染成一段荡气回肠的旋律,奏响心中空灵乐章。

赶来,争抢着人镜免费提供群众演员服务。

“看,你头上落了花瓣。”欢笑声、打闹声、逗乐声、打情骂俏声,比花还热闹。

地是典型的山区台地,蜿蜒曲回分级登台,更增添了曲径通幽幽暗花明的意外乐趣;品种也不统一,本地的外来的嫁接改良的相互大混杂,更彰显了环肥燕瘦千娇百媚的别样风情。古朴的木雕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五花八门,或掩映林间半遮半露,或悬空独钓凭栏远眺,或树包屋屋包树天然成趣。

也许是受到人的刺激,仿佛一夜间,所有的花骨朵瞬间全部绽放开来。

这里粉黛娇娇,莹洁无瑕;那里玉蕊楚楚,含露吐英。含苞的,娇羞滴滴;怒放的,玉立亭亭。有的花朵躲在叶子后面,像个闺中的小姑娘,却又忍不住悄悄探出身影偷窥行人;有的花朵大胆独放,像个豪迈爽朗的风情女郎,妩媚着身姿招蜂引蝶;有的花朵显得很文静,含情脉脉地配合着摄影师们演绎各种剧情。

一阵清风拂过,那些美的令人惊异的花瓣片片随风散落。有的在风中摇曳挣扎依依不舍,不愿意这么快就离开枝头,为葬花女再添一份伤情;有的在亭瓦窗棂边打着转,偶尔悄悄跑进屋去,给清香的茶水、热气腾腾的饭菜、浓烈的包谷酒作些点缀;有的停落在人们臂膀上、头发丝上、裤腿上,久久不肯离去。

看着这一片片如玉、如雪、如霞的情影,我的思绪也跟着翩翩起舞。感觉自己已然化身为一代侠客,雪白轻盈的长衫,衣袂飘飘,轻身一跃,飞身枝头,挥舞长剑,剑光如行云,如流水,时而卷起一大片一大片洁白无暇的雪浪,时而舞动一大团一大团鲜红透亮的霞云……

“发什么愣啊,赶快出牌了!”朋友的催促声将我从事仗仗义的幻境中拉了回来。花有果有菜有拿酒来,朋友来亲来添碗筷。趁着这大好时光,邀三五朋友,往桃花树下坐,打牌喝酒,谈天说地。一缕花香,免去今生前世的烦恼,一杯浊酒,化解山里山外的隔阂。

桃花山里桃花庄,人面桃花相映红,大碗地喝酒大块地吃肉大声地吆喝。醉了,就靠着树躺下,枕着桃花花瓣,编排一个关于春天的梦。

## 珠满枝头

王慧 摄



## 读书贵“静”

□ 胡忠伟

“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这是今天在书店里偶然从汪曾祺的一本集子里看到的。这句诗出自于苏轼,下面两句是“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我虽然不知道他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但却不由喜欢上了这两句。

人世浮华,人性的善恶无处不在。无端的风雨,冷不防的暗箭,让人难以防范。苏东坡是大才子,尚且在官场上处处遭人暗算,何况我等庸碌之人。因此,在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厌弃了俗世的勾心斗角之后,他退守偏僻之地,醉情山水,情系笔墨,他的心灵是自由的,飞得很高。后世人只有仰视可见。

岁月碌碌,当我们停下来,慢下来的时候,就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让那些是是非非,全当清风过耳,任尔东西,我自岿然不动。

习静,这就是我每天的功课。这么想着,我就想起了这两天读着的一本书来,是贾平凹的书。贾平凹是奇才鬼才,他立足陕西,却胸怀天下。以商洛为根据地,写作了那么多接地气、有力度的大气之作。他关注百姓,关注民生,审视人性,书写着秦地风俗风貌、山川地理、世态人心,构成了当代文坛独特的风景。他的书出一本我买一本,差不多都收藏了。《西路上》是贾平凹的一部长篇散文。起初,看到贾走西部的消息,我就很激动,预感他要写一部好书出来了。果然是这样,一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的《西路上》,很美。书里附了许多照片,

给人想象。文字很干净醇厚,间有涩味,依然是贾氏风格、贾氏味道。美中不足的是,字体的颜色是橘红色的,看着很扎眼。后来,我搬家时,一位朋友说拿去看看,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至今也没有还我。我又不好意思向他索要,只好寻思着再买一本了。有一天,上网浏览网页,看到新浪网上连载《西路上》,就欢天喜地下载下来,想,等有了时间再仔细阅读吧。遗憾的是,至今我没有再看它。人往往就是这样,买书时欢天喜地,暗暗发誓,一定要读,但真正把书拿到了,大部分的命运都差不多,束之高阁了。那天,在县城十字路口溜达,旧书摊上正好有这一本《西路上》,就两元钱买了。书买得多,看得却少,也不知自己整天都忙啥球了?说与

朋友,朋友说:像你一样的人贼多。

下午得空,孩子又出去玩了,就翻出来看看,想起许多读书写字的事情。中午吃饭时,前天买的馍发霉了。孩子不吃,我说:孩子,吃吧,我以前上学时经常是这样。于是,我掰去馍馍上的霉点,吃了。孩子也吃了几口。她很惊讶,当然,她还不懂。上学时的一幕幕如在昨天,直让人唏嘘不已。还是那句老话:时光最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还是要想方设法使自己静下来,经常向自己发问,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在不断地追索和拷问中,正确地定位自己,把准人生的航向。习静,是我的功课。此时,倒想起一副对联语来:无事常来吃茶,有闲且去读书。

## 那年,她留给我一缕暗香

□ 王丕立

11岁的我连当时的公社都不曾去过,考上县一中的时候,我以为城里的学校就跟露天电影里展演的一样,那么富丽堂皇,那么人文荟萃,不由分说我一定要来到县城读书。及至上了学,我才知道,不可遏制的想家的念头整天占据着我的心。周末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前的亭子里,一种前所未有的虚空感如潮水一样漫上心头,眼里咸湿一片。

“同学,你是一三一班吗?”我扭头一看,一个林妹妹一般纤细文弱的女孩站在我身后,“我能坐这儿吗?”她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站在我身后的石椅边等着我的答复。我使劲点点头。她从黄色的夹层书包中取出水彩和笔,要为我画像。我好奇的

看着她画轮廓,上调子,呀,一幅和照片差不多画像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了。她就是少年时代最好的伙伴了。她是我少年时代最好的伙伴了。她在一三一班读书,只是坐在教室的后排,我以前不曾注意到她,从那以后,她这个城里姑娘就开始为我恶补美术这一课了。

我特别喜欢她的一幅画,黄昏,清溪边,数朵寒梅倒映在细碎的波纹之下,金波荡漾处,似有暗香阵阵。留白处题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她向我解释道,题字来源于林逋的诗,“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

金尊。”她的解读激发了我对文学对美术的向往。

30多年来,这首诗仿佛一曲剧幕,一遍遍在我内心排演,让皱褶的内心一片舒展。我每一次在心里吟诵这首诗,都仿佛走进了那样一处雅致的小园,没有癫狂柳树的喧嚣,也没有轻薄桃花的纷扰,只有悠悠寒梅独自开放。黄昏时节,天地间一切躁动都静寂下来,翻若惊鸿的梅花点点,情态各异的情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下。月影迷离,白鹤飘逸,蝴蝶翩跹,而诗中的“我”呢喃低语,无需饮酒奏乐,只需用心去触碰那种别致的美丽。

像露珠闪烁在枝叶间,纯真的友情是镶嵌在辽阔思绪中的繁星。少年时代的美好,宛如电影里的桥段,趁我